GESAERZANGXI 格萨尔藏戏 | 韩晓红·专栏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四）

韩晓红自画像

走进莫斯卡，
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
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
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
莫斯卡之行，
铸就深情。

——作者手记

通往莫斯卡的沿途都是勤劳而忙碌的，溪水在不停地歌唱，绿叶在尽情地摇曳着，有时还多情地拽上几滴亮晶晶的水珠，不知到在商议着什么，岩石不改初衷，依然绽放着刻满岁月痕迹的身姿，没有丝毫地掩饰，那些树依然那样直挺挺地站立着，最忙碌的还是那些漂亮的小鸟，它们或在溪水旁聆听清爽优雅的小溪演奏交响曲，或在树枝上迎接灿烂的阳光，或在林中欢呼与跳跃，即便我们的参与，也丝毫不会影响小鸟的自由自在。

进入树林后没有看到农舍，偶尔能够发现几幢木制平房，想那或许是林业工人的住宅。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些房屋已经成为林中的一员，丝毫没有尴尬的成分。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思绪又回到了藏戏上来，我想到了藏戏演出的舞台。藏戏的演出场所几乎和早期希腊的演出场所是一致的，几乎都是在野外平地上演出，偶尔有草坡也是天然形成的，并非人刻意垒建的。即便是内陆地区的戏曲演出场地最初也没有任何固定的演出场所，只有在皇室贵族和道冠寺院才有条件在厅堂之类的建筑场地上演出。藏戏演出场地的野外平地形式，历史较为悠久，其发展也较为迅速，形式也日趋合理，诸如在戏剧的场与场之间的更替，节与节之间地交换等方面，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套较为合理的方式，许多优秀的经验一直延续至今。藏戏在平地上演出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之所以藏戏没有发展成为舞台剧，大抵与这片戏剧文化区的人们生活的环境特征有联系，一方面是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另一方面是气候变化多端，山高水长等特点。一场藏戏有时仅数十人观众，再加上有的藏戏是寺院为了祭祀活动和庆典活动的需要而演出的，这样的演出与宗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此类的演出只在寺院内的院坝和寺院外的草地上演出即可。由于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导致藏戏演出的随意性更加明显。只要能够满足有限观众的欣赏和演出的基本需要，就能很成功的演出。藏戏演出的场次一般都是演出一场，不过，藏戏的一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称的一场，因为藏戏的一场有时可以演出数日，其情节亦不重复，其故事情节的跨越痕迹明显，有点像翻阅连环画。由于是在野外，这就要求演员的声音要十分高亢、明亮和清晰。

想到这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早点到达莫斯卡，早点欣赏到莫斯卡的藏戏。想起莫斯卡的日穷活佛，数年来一直热情邀请，因故均未前往，内心深感内疚。丹东是丹巴县唯一的牧区，莫斯卡是其中的一个村，前几年就在莫斯卡发现了数量不菲的格萨尔史诗文化石刻，也发现了一些刻着经书和其他文章的石头刻板，其价值和内涵都引人关注。我热爱格萨尔史诗，能够在甘孜州的东部相逢如此重要的格萨尔文化载体，自然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情。

戏剧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在内陆地区还是在青藏高原，其形式和特征都拥有一定的共性。青藏高原作为藏戏的发源地，无疑属于特殊文化的摇篮，尽管青藏高原的地里、气候条件与希腊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但是，藏戏依然有着与古希腊戏剧极为相似的内容和形式，作为戏剧表演艺术，这或许就是其自身所必须具备的。记得法国文化史家泰纳在其专著《艺术哲学》中曾对希腊有过这样的描述："碧蓝的爱琴海中，星罗棋布的云石岛屿非常美丽，岛上疏疏落落有些神圣的树林，扁柏，月桂，棕榈，青绿的草坪，小石遍地的山丘上长着零星的葡萄藤，园中长着美丽的果子，山坳里和山坡上种着一些谷物；但供养眼睛、娱乐感官的东西多，给人吃饱肚子、满足肉体要求的东西少；没有酷热使人消沉和懒惰，也没有严寒使人僵硬迟钝。"泰纳在这里叙述的很多特征恰好与青藏高原的藏戏不谋而合，人们在青藏高原，一样的生活在雪域丛林之中，生活在草地之中，生活在峡谷山沟之中，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简直和古希腊人的生活环境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希腊是岛屿，四周都是海洋，而青藏高原则是高山。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除环境之外，我们还需要研究环境对戏剧有着怎样的影响作用，灿烂的戏剧文化是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萌发并发展起来的。应该说，古希腊真正辉煌的文明时代应当是荷马时代，那些美丽辉煌、色泽绚丽的神话，尤其是丰富高雅、气势雄伟的荷马史诗更是辉煌亮泽的巨大光环。当然，古希腊文明元素中，还有富有真挚情感的萨福琴歌，还有充满智慧和深邃哲理的伊索寓言，这些元素都在古希腊文明园地里闪烁着动人的艺术之光。

一般来说，戏剧多是在庆典的背景之下，在人员集中的土壤上逐渐成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人们精神世界的需求所产生的。当然，戏剧的发展有着必要的社会发展条件，因为所有的戏剧都是通过多人协同参与而实现的，这样的艺术形式，自觉、不自觉与社会乃至社会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

藏戏的发展有一个极为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宗教文化内容，它与古希腊戏剧祭祀酒神的早期内容有着很大的不同。在青藏高原，无论是早期的原始宗教还是之后的藏传佛教，藏戏自始至终都肩负着表演任务。无论是面具、服饰、头饰还是唱腔、音乐都蕴涵着浓郁的宗教文化因子。至于藏戏人物多少的发展，更有着与古希腊戏剧有着很不一样的情形。从表演形式上看，藏戏没有经历从一个演员到两个演员或三个演员的过程，藏戏一般多数是群体性的表演，或由少数的一个演员演出，演员人数是根据情节推进而增减，并不规定演员人数。这也似乎彰显出青藏高原由原始社会朝着奴隶社会过渡的一些社会痕迹。

等我的思绪回到现实中来的时候，汽车已经驶出了林区，眼前出现的是一片开阔草地。天上的蓝天白云，自然赋予我们豁然开朗的感受。

MEILIKANGDING 魅力康定

炉城往事

——《天籁回寰》上

■肖宵

自古以来，康定就是一块多民族经济文化相互交融的物华天宝之地，不同时期都有大量的文人墨客先后来到这里寻奇探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近代著名文人张大千、丰子恺、吴作人、叶浅予、任乃强、戴爱莲等都曾来过炉城，文人聚集此处必然对此地文化产生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小城当中诞生了后来蜚声世界的中国民歌——《康定情歌》。这首歌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就有专家指出，因为歌曲的广为流传，高原小城打箭炉的名字渐渐被人遗忘，而长期一段时间康定的知名度远在甘孜州之上。康定情歌，一度成为代表中国川西地区的民俗文化符号。本期栏目，我们将再次回味这首响彻寰宇的天籁之音，在美妙的旋律中追忆昔日的炉城。

康定虽是小城，却早已在茶与马的千年交易中，变得海纳百川。这里风光独好，灵山秀水孕育了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雄伟的雪山，晶莹的湖泊，苍翠的森林，碧绿的原野，炽热的温泉。神奇的大自然在为康定绘制绚丽画卷的同时，还赐予了这块土地丰富的出产和无尽的宝藏。千古绝唱《康定情歌》更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康定的美丽，康定的富足，康定的意蕴，时刻都通过那熟悉的旋律向世人散发出一种强烈的诱惑。

正是这首朴实婉约的动人情歌，将康定这座小城推向世界。从乐曲上的特点来说，这是一首曲调简单、易于传唱的民间小调。它的旋律优美、流畅，结构简练、匀称，气息宽广，易于传情，是一首典型的中国民族五声羽调式的作品。这首简单的曲调，四段歌词在相同的旋律下展示不同的音乐美感：简单的情歌词曲，合理的搭配，朗朗上口、直抒胸臆。

质朴但不粗野，委婉却不缺乏浪漫，坦白而又充满真挚，《康定情歌》用情而不专情的风格，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民歌作品里实不多见。情歌所要表达的情愫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相对简单的曲调又使得歌曲易于上口，成就了《康定情歌》的经典。只要有点基本功的人，无论男的唱、女的唱，南人唱、北人唱，不同嗓质、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歌星演唱，《康定情歌》都那么动听，都那么迷人！

帕瓦罗蒂、宋祖英、多明戈以及国内多位歌唱演员都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演绎《康定情歌》。这首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康定情歌》被美国"旅行者二号"宇宙飞船带上太空，作为"地球之音"在太空播放，成为人类寻找天外知音的"宇宙歌曲"响彻寰宇，成为千古不朽的歌曲。

《康定情歌》是属于世界的，更是属于她的发源之地——康定。歌中的描绘的青山、云朵、明月、古城，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元素，都是康定居民们耳熟能详的事物，而从口口相传的故事中，我们甚至能够找到张大哥和李大姐在康定曾经留下的脚步。

虽然这首情歌诞生在康定，但在全世界，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心中描绘着康定这座盛产情歌的小城和多情的张大哥，美丽的李大姐。因为情歌，张、李二人已不再是脸谱化的人物，而是全世界人们对美好爱情追求向往的内心共鸣。

细听《康定情歌》，会发现歌词之中每一句，似乎都有"溜溜"二字，"溜溜"道出了康定的魅力，小巧秀丽，端庄雅致，赞颂幽怨都被这"溜溜"一语涵盖。"溜溜"一词成为情歌的神韵。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定人们都会吟唱一种叫做"溜溜"调的山歌，在多元文化结合的小城。"溜溜调"既有汉族文化的含蓄内敛，也有少数民族奔放的热情和泼辣的性格，歌词朴实无华，唱腔也可因个人偏好有所变化，简单易学让这种民歌成为人们劳作、娱乐之时的精神食粮，以及表达情爱的主要方式。

"溜溜"一词使得人们不禁联想到，《康定情歌》与"溜溜调"之间的相同之处，仔细比较可以发现，除了曲调，二者之间在歌词中也有不少相同之处。享誉世界的情歌和本地民歌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艺术正是人们对生活的不断提炼加工，最终实现升华的产物。《康定情歌》是在吸收民间小调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首情歌在被人们传唱了多年之后，也被艺术性的进行了加工，以致今时出现多个不同版本的"新康定情歌"竞相争艳的局面。

一首歌曲能够被反复多次改编，而且每次改编都能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这本身就道出了《康定情歌》久唱不衰的魅力所在。

其实无论如何变化，只要不脱离情歌的神韵，康定人们都会接受。如此繁多的《康定情歌》，虽然词曲各有不同，但主题都是讴歌爱情，而每首歌曲中动人爱情故事的发生地点，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康定。

这片藏语名为"打折渚"的"三山环抱，二水夹流"之地，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作"打箭炉"。直到清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908年，清政府才将"打箭炉"厅改为康定府，以为安康稳定之地，康定之名才始见于史。作为地名，康定不过是才叫了百十年的名字，它能够取代"打箭炉"，成为这处藏汉通衢要地的正式名称，靠的正是《康定情歌》的迅速传播和巨大影响。

《康定情歌》是人类心底自然流出的天籁之音，然而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围绕着该曲的作者争论不休，对它所体现的何种民族风味也尚无定论，这首世人皆知的歌曲究竟是如何诞生，经历了何种传奇而迅速传遍全球呢，下期栏目中我们将为大家揭晓答案。

HONGSEGANZI 红色甘孜

长征中朱德与张国焘的斗争（四）

■王佐

1936年8月，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形成了南北呼应、夹击敌人、实现会师的有利态势。但就在这时，张国焘又企图把部队引向青海和甘西北，想另创一个局面。朱德为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同张国焘又进行一场艰难的斗争。

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时，为统一作战指挥起见，中央书记处决定以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依照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的作战事宜。9月13日到17日，党中央、毛泽东连电要求四方面军迅速北出至隆静大道，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将被敌截堵隔断。9月16至18日，西北局在岷州召开西北局会议，主要讨论政治形势及党的策略和战略方针问题。朱德在讨论中发言说："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各个工作部门都有密切关系，要把一切视线都引到这方面来。要首先说服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都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反对斗气、报仇等行为"。朱德的发言是对张国焘的错误思想的一次开导。会议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他是西北局书记），朱德说：他不干，我干！找来作战参谋，着手制订北上行动计划。当天黄昏，张国焘又同意继续开会。会上，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张国焘只好表示"少数服从多数，牺牲个人意见"。于是，会议通过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

但岷州会议后，张国焘先行赶到在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宣传他西渡黄河的主张，并向部队发出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朱德得知张国焘擅自改变行动部署、变北上为西进的情况，立即意识到这是关系到红军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他于9月22日凌晨3时致电张国焘，对突然改变计划"不胜诧异"，"静、会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同时提议在漳县再召开西北局会议。并打电报给党中央，揭露张国焘对北上方针发生动摇，并打算根本推翻《通、庄、静、会战役计划》。

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再次在漳县召开。一向以平和、宽厚著称的朱德，在这关键时刻，同张国焘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一再阐明：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现在迅速北进，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岷州会议决定是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做出的，张国焘即使是书记，也要根据会议决定来工作，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张国焘蛮横狡辩，极力宣传他主张西进。这次会议否决了朱德坚持北上的意见，决定红四方面军西进，红军随之撤出通渭。朱德等将张国焘已决定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按西进计划行动的情况电告中央，并请中央明令停止西进，将今后行动方针见告。中央随即连发三电，批评说服张国焘，并强调指出："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而此时张国焘的西进企图也因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难以实现。9月27日，朱德和张国焘、徐向前联名电告中央："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静，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变"。最终，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于10月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

从朱德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可以看到朱德同志在关键时刻，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为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所表现出的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他为红军长征胜利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今天，我们弘扬朱德的优秀品质、革命胆略、卓越才能和优良作风，继承他的未竟事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就是我们对朱德同志的最好纪念。

KANGZANGYIWEN 康藏异闻

野狗"向克（三）

■贺先枣

在白天显得很长的夏季黄昏，把牛羊收回拴好拦好，把晚茶也喝过了，但是天色也还很明亮。这时，阿尔丹就拿出他的羊皮绷成的弦胡，坐在草地上拉几支他和家人都很熟悉的曲调。当年，没有孩子的时候，他的老婆就会一边干着手里的活，一边和着他拉的曲调唱着歌。现在只要阿尔丹拉响了他的弦胡，武约和且珠一左一右就会在他的身边安静下来。两个孩子会跟随曲子扯开嗓门大声地唱。阿尔丹很高兴，以为他的儿女爱唱歌。他哪里知道，武约和且珠这么唱，都是想把对方的歌声压下去。

不过，姐姐且珠的嗓门就是好，弟弟武约已经知道自己是越唱越不行了，但是要自己说自己不行则更不行。武约找出那支舅舅送给自己的那支笛子，躲到且珠看不见的地方偷着练习，练了些日子，武约已经能把笛子吹得很响了，总想找个机会在且珠姐姐面前露一手。

阿尔丹的弦胡响了起来，且珠的歌声、又脆又甜的歌声了也飞上了云天。就在这时，一阵十分嘹亮但也非常刺耳的笛声从帐篷的另一端猛然传来。阿尔丹拉着弦胡哈哈大笑，姐姐且珠却吃惊地闭上了嘴。

躲在帐篷另一边的武约一听且珠的歌声停了，心里好生得意，憋足了劲一吹，笛声飞了好远，好远。

也就在此时，拖着铁链、正围着木桩转悠的向克一下子坐在了地上，伸长了脖子，对着渐有星星闪现的夜空发出了叫声。那是什么样的叫声啊，那样的凄厉、那样的悠长、让人一听背上泛起一阵阵寒意，人的心里刹时填满了惊惧。从来没有听到过向克叫声的武约吓得直叫阿妈，却一头扑进了离他最近的拉姆姐姐的怀里。

向克的叫声惹来了远远近近的一片狗叫，不知是谁，"砰"的一声，朝天空开了一枪。

阿尔丹放下弦胡走近向克，向克依然还坐着，不叫了。阿尔丹高声呵斥它，它只是缩了缩脖子，老半天才蜷成一团睡在地上，它把嘴放在了它的尾巴下面。

阿尔丹招呼武约过来，武约还在害怕。他问阿爸，这向克怎么了？阿尔丹说，你还是吹你的笛子，没事的。武约却怎么也吹不响手中的笛子了，阿尔丹笑笑，接过笛子放在自己嘴边。就像有一支唱着歌的鸟朝着头顶飞过来了，阿尔丹的笛声和谐悦耳，高亢嘹亮中有说不尽的柔情蜜意，阿尔丹太爱他自己的这个家了。

向克一跃而起，依旧坐好仰起头来，发出了依然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而且余音漫漫，传了好远好远，好一会儿也没散去。

一家人都愣了。阿尔丹放下了笛子，那向克顿时也不声响了。阿尔丹想了想，抄起弦胡，故意吱吱呀呀地乱拉一通，向克不声不响。阿尔丹叫儿女们一起乱唱乱嚷，向克充耳不闻，还是不声响。

阿尔丹让武约坐在自己的怀里，让武约再吹笛子。武约深吸一口气，猛地一吹，笛声尖利、短促。向克闻声跃起，长伸脖子长嚎不已。

这向克是狼，向克不是狗。就在那一瞬间，阿尔丹下了决心，不管且珠和武约怎么闹，也一定要把向克赶回山林里去。

且珠和武约不敢再同向克嬉戏，武约再也不敢摆弄他的笛子。接连两天，每顿吃食都是阿尔丹给向克提去，从不知摇尾的向克还是无声无息地、贪婪地吞食着奶渣、糌粑汤汤。

到了那天早上，阿尔丹拉着向克走了。直到晚上，阿尔丹才回到家里。且珠和武约用怀疑的眼光盯着阿爸，因为阿爸是背着枪，拖着向克走的。阿尔丹告诉家人，他拉着向克一直走到格左拉神山中有树林的地方才给向克解下铁链的，向克很欢喜的朝密林里跑去了，跑得很快，头也没回。阿爸真没开枪？且珠和武约不相信。疲倦的阿尔丹赌咒说，真没打它，看见它跑了又很失悔，很想把它又带回来呢。

谁想第二天早上，拉姆刚出帐篷又回转身来对家里人大声说：天啦！向克回来啦！

果然，浑身湿透了的向克正睡在它以往天天睡觉的桩子旁边，睁着眼睛看着这家人。

阿尔丹走过去，把铁链套在向克的脖子上，拉了就走。且珠、武约喊道：阿爸，给它吃点东西再走！阿尔丹摇摇头，大声回答说：如果那样，它还会跑回来的。

阿尔丹深夜才回来，他说他把向克牵到了另一片山林，解下链条后还踢了它一脚，朝它打石头，向克回头看时，他就朝天开了枪，向克吓得钻进了密林。

这夜，且珠和武约被枪声惊醒了，迷迷糊糊中听到阿爸在帐篷外高声斥骂，追打着什么。他们知道是向克又跑回来了，阿尔正在重新把它赶走。

阿尔丹明显的瘦了，天天半夜起来，发现向克就朝它打石头，向克可怜巴巴的围着帐篷打转，阿尔丹急了就点燃火药枪，枪筒里不装子弹，只让火药的火光呼啸着直奔向克。向克只好转身逃走。阿尔丹从邻居那里找来了一只半大的狗，这条狗真的很讨厌向克，还不等向克走近帐篷，它就呼天抢地的狂叫一通，向克害怕飞来的石头，也害怕带着轰响的火光，一次次落荒而逃。

向克终于不再回来。

向克走后的第二年，那是春末夏初的一天，阿尔丹告诉家人说，他在洼巴龙沟口的山坡上看见了向克，它正和另外一头狼一起慢慢地朝上走着。

家里人都不相信。

阿尔丹说，去年我们赶走向克时，它又肥又胖，块头是那么大，浑身皮毛油光水滑。而现在的向克精瘦，但它比拴在帐篷边时显得更强健、敏捷。一身上下的皮毛肮脏不堪，它身上的毛散开了，立着，皱巴巴的。家里人都说，那是向克吗？肯定是的，阿尔丹说的很肯定：它的眼睛我记得，我看它的时候，它也认出了我，还朝我走来，我把这把布伞像枪一样端起来，朝它吼，它吓着了，这才赶快跑了。

五色海

第811期